

成開

易明

貞觀老人 遺稿

男

蕙孫續成

# 周易曲成

## 引言

《周易曲成》系在先君子贞观先生（讳大绅，字季缨，习用季英。）未竟残稿，恭敬续成。

贞观先生治《易》垂五十年，先后成《贞观学易》四卷、《易象童观》二卷、《论象》一卷、《闲谈》一卷、《口目研羲》一卷等五种。《姑妄言之》最后出，并有为之叙曰：

“自辛卯（1951）之秋，迁来湖上，穷居索处，形类行尸。而衰病之增，日进无已。自念数十年辛勤所学，将随此身以同没，未免可惜。因就笔所达者，力疾日写少许。自壬辰之夏至癸巳之夏，一年之久，始成一帙。复自检视，则不能达指者，比比也。病日衰人，其力已竭，不能再改，或是或非，或存或亡，付之于天，不省计矣。”

又“发端”曰：

“学易五十年，谓无所得，欺人也。谓有所得，亦欺人也。何以言之？则吾务多与人异；谓无所谓者，能如是耶？不能也。《易》有圣人之道曰：天道吾知系于阴阳。阴阳乾坤也。乾坤用于坎离；坎离明，过此以往，吾不知也。地道吾知乾坤。乾坤身命，次离魂魄，过此以往，吾不知也。人道吾知

震刑巽令，离礼坎乐；由此吾不知也。木道吾知坎离离黄，震木黑耳，过此以往，吾不知也。知之不全，则不能用。不能用又岂能谓有所得乎？是则吾学《易》五十年，谓有所得者，实无所得耳。若然，又何言？则积习之难除也。《诗》云“伐木丁丁，鸟鸣嘤嘤，求其友声。”此也。且自秦汉以来，二三千年间，言《易》者，誉之固皆一家之言，非之则又非常语。是则吾亦姑妄言之云尔。以吾为是者，不妨姑妄听之而自反身求证；则吾文妄言，或亦有不妄者在；吾言虽妄不妄矣。吾学《易》五十年，无所得而有所得矣。因以此妄言居于首，以为发端云。”

盖先生治《易》数十年之心得与太谷之学微言之质言也。而只完十五卦，阐明要义，自知不能复有所作，遂戛然而止，厘为二卷，固非先生本意。未几遗捐馆舍。疾革时，武林陸观立先生以是书未竟而忧。先生曰：“他日吾儿能续之，愿君以语。”时蕙孙方侍罪丁沽。既归，观立先生以告，泣涕受命。然以趋庭所闻甚谨，不敢自信，且忙于贫食，十余年未敢着笔，亦未遑着笔。十年内乱之初，以布多异常，与平日积稿，同被搜去。以为抱恨终天，百身莫赎矣。不图拨乱反正，初步落实政策，发还部份材料时，先生此稿，竟赫然在中，不禁狂喜，不敢再延。时适又靠近在校图书馆助理业务，鲜善及外文翻译诸役；入夜即无完事。遂竭二年之功，勉成六十四卦。以原名《姑妄言之》易惑听闻，改名《周易曲成》，取义《系辞》。

“曲成万物而不遗。”以纪先生此稿演《易》方法之富而散录原序及“发端”以明先生之旨焉。

1978年归队，重理旧业，教学日多，诸事之工，竟又三年余，倾始竣事。

窃以为《易》之为书，言“内圣外王”之学者也。“外王”即政治；“内圣”则属身心性命之学。身心性命之学之要有三：曰“在明明德。”曰“祈天永命。”曰“养吾浩然之气，放之则充塞于天地之间。”“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。”其说虽未必尽当于唯物主义及科学当前所达到的水平。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，至少我先民确有此思想体系，应承认其客观存在。

所谓“在明明德”，第一“明”字为动词，谓使明德能发挥其光明。明德则言人之本能；即《中庸》“天命之谓性”的性，《孟子》所谓“良知良能”，“易·系辞》所谓：“寂然不动。感而遂通万物之故。”之本体。用现代语言说明，或即可称为“主观能动性”。而以称之为“明德”最为实际与形象，因其作用与体现以光明始，故也。

儒者谓人有知能，与生命俱来。视听、言动皆其作用于体现。何以发挥其作用？除阳明所谓在上磨练外，其直接方法即颜渊克己服礼之“四为”程伊川作《四箴》，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：“颜渊向仁”下特录《四箴》全文，均含有深义。因为视、听、言、动之

实际功能，远不止吾人日常感觉所达到的境地，实际上，在时空和宁方两者具有无很大的作用。而且可以流通互换。周太谷所谓：“听无妄则不闻，视无妄则不睹。不睹不闻，见闻之至也。”《素德录》所谓：“闻见见闻，斯为拔萃。”是也。

佛家谓此等功能谓之神通。有：天眼、天耳、神足、他心、宿命、漏尽等六通。六通可以互通。观世音菩萨能寻声见象以救苦是也。至于漏尽则六通无不通，是谓圆通。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中之二十五圆通则为修持圆通之典范，各自言其所从入手反其所得。

此种功行，儒者谓之修身，亦谓之立德。太谷学派称之为“圣功”，自称为圣功弟子。

取义《易·蒙卦》：“蒙以养正，圣功也。”《周易》之内圣之学即养此蒙发之良能，亦即神通。《周易》之养正修身之道从观入，即“非礼勿视”是也。“视思明，”故谓之“明德”，谓之“明明德”。

何以言之？《剝》之象曰：“山附于地剝，上以厚下安宅。”象曰：“顺而止之，观象也。君子尚消息盈虚，天行也。”始露其机。《颐》之养出之主曰：“观颐，自求口富。”“观颐，观其所养也；自求口富，观其自养也。”《观》之象曰：“大观在上，顺而巽，中正以观天下。”又曰：“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惑。”《乾》则曰：“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，时乘六龙以御天。”就六十四卦，反复探索，

细心体会，可以知也。

然则，《易》之观象，亦如佛学之天眼耶？曰：以理言然，即佛学之天眼亦非迷信，非神秘而为科学。因人之能见万物，非自能见也，以物理言：光线射于物质，其反射线刺激人之视神经而有所感觉耳。故在黑暗中即不能见物，因无光线、无反射之故。今太阳光线长至数十万光年，无远弗届；其反射线亦同。室中咫尺物质之反射，可以入目。北极、新大陆之物质之反射线亦当能入目。所以不見者，因其反射线中经无量数物质，其疏密度不同，发生折光，许多有色的反射线，互相交叉复合，到我们眼前，就七色交融成为一片白色，就无看見。实际上什么反射线，亦即什么景象都落在我眼前。也就是说，并非我们能看見空间远处而是空间的远处就在目前。人类既以三棱镜分别七色，以无线电波将景象送到远方，又以电子管唱子管使之再现于我们眼前。作为高级神经动物的人，运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体验到眼前的反射光线应该是可以办到的。通过科学实验来认识客观世界与通过体验来体验客观存在，是西方与东方学术的两条不同道路。

果如所言，能力对于空间具有无限大的作用，姑认为可以有圆其说。对于时间又将作何解释？按时间与空间的关系，只是解析几何学上纵坐标与横坐标的关系。空间的前后左右，即时间上的古往今来。空间所能达到的一切，时间应亦能达到，故以理言，

已过去的事物，尚存在于过去时间之中，可以再见；佛学三风命通是也。未来时间中之事物理亦可见。太谷学派谓之为“前尘影事”。

如是，则是否有定数反前知？曰：有定数亦无定数，有前知亦无前？是为二种辩证的关系。试如投石于止水，则生漪纹。其漪纹渐广渐弱，终至于淡焉以灭，此必然之势，定数也，其发展的规律，投石时即知，非前知而何。但漪纹运动途中，或被风拂，或有鱼过或有叶落其上原来运动即生变化，即不复有定反前知，倘能综合其过其复杂之因素而能以极精密之电脑计算出其结果，谓仍有定数反前知亦可。

《周易》之观法大体如此。是否亦如佛学具有天眼、神足、他心、风命、漏尽诸通？曰：《周易》不言诡异，而于修身习观之过程中亦有此境界，其程序于《周易》卦序不亦可知。盖由《屯》《蒙》而至《困》《井》皆言观言现。至《萃》则入听界，故继《萃》之《鼎》始言“巽而耳目聪明。”至《震》则入他心之受现。故曰：“震来虩々，后笑言啞啞。”“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。”其境“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”言其功。

至《艮》则入神足之境，《艮》之经曰：“艮其背不获其身，行其虚；不见其人。”非神足而何。《巽》为他心之施境。故曰：“重巽以申命。”至《乾》之“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。”亦同于佛氏三漏尽。至言风命者何？风命系于数，意不言也。

此即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”之道。太谷曰：“道，由路也。”更明言斯皆“入德之行。”并非修身之目的；正犹佛氏言六神通非究竟也。其目的何在？曰：“祈天取命”“与天地合其德，日月合其明”矣。

盖人是有情的动物，“消逝”是其最大悲哀。孔子圣人，而“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曹孟德盖世英雄，而其《短歌行》云：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；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”佛出四门，既然欲解决生老病死等四苦。理学家亦言要“解决生死大事。”究其能解决？则当从某一学派之宇宙观探讨其此一思想之理论。

太谷学派承继并发展荀卿、张载、周敦颐以来朴素唯物主义观点，认为宇宙系由带有阴阳二性之微塵所构成。聚积之则成“大赤”“深黑”二气。二气错综，遂成世界万物，人亦万物之一。二气有聚散而无毁灭，人与万物亦只聚散流转而无毁灭。

專言人：广义之人即人类、子孙相传，亘古不灭。狭义之宁人则二气𬘡缊，偶然聚合而成人，经数十年完成其传播长养下一代人类之任务，其六觉可能感觉之物质身体，即佛家所谓色身，即自然分离而流转。其初步现象即俗所谓死。其后，构成身体之二气之精者粗者，分别上升，下降分散复归于宇宙本末之中，道其流越，万劫不复。是以有“君子为猿为鹤，小人为蟲为沙”之悲哀。

欲求色身不灭不可能。欲此形成尔体之细温二气，仍于宇宙大本、深黑气整体之中保存其独立性，理则有二。所谓“解决生死大事。”“承天永命”“无量”“长生”以至基督教之永生皆据此而言。何以如此？各有其想像的法门。

太谷学派所传儒源之法在“立功、立言、立德”六字。立功、立言为借助于他力之外功。其意谓人苟于有生之年建立有益于广大群众之功业，为群众所不忘；以至一技、一得之长，如钟王工于书、李杜之于诗歌，其命尽之后，因群众的记忆，即常存于宇宙之间，现所立之功、之言或大或小而存有久暂。其说颇似合研谓“活在千々万々的人民心中”。照今言为比喻，彼则真实。无论为壁为真，其要求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之效果则同。

助解脱之内功为立德。立德又有明、诚二途。

夫大赤、深黑三指气，钟于人身者，赤谓之命，黑谓之性。性生于坎，即肾。肾气化精为自然生生不息之机。立德立功，则使肾气之精反而上移，以与艮背之命大赤之精相合，以匡未分离之本元。《朱子》曰：“谷神不死，是谓玄牝，玄牝三门，是为天地根。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。”谷即坎即肾位，神即性、深黑之气，故谓之玄牝生万物者也。“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”则言谷神上升之情状。《易》谓之“习坎”朱子谓时习之习，如小鸟习飞，亦即言其情状。命寓于背，谓之艮。艮命下而坎上移，道家谓之“取坎填

离”太谷学派谓之“心息相依”。偏者致此躁径不一而《易》为坦途。“履道坦坦，幽人贞吉。”此之谓也。以其勉强而行之，故太谷又称为“强诚”。由诚入，则孝弟忠信，自重自助，守死善藏，亦历世而后成入至诚所及，金石为开。

复次，言读《易》之方：

读《易》首当辨先后天。先天《易》象传自宋陈颐与。为自然之现象之穷奇、耦而符号（—一—）自然之变化。所以明宇宙自然之规律而实无所用。故朱子晚年系九图于所早作《周易本义》之首，而不言其用。非不言，无可言也。邵康节演为《皇极经书》亦不言起倒，亦非不言，起倒，无倒可起，随时随地皆起点也。《易》之作用全在后天，即《周易》。宋以后治《易》者又先展图所强，必欲寻后天易序之自然规律，遂终不能索解。虽朱晦庵亦未免。曾言“蔡元定自谓能解。”亦谓说明其所以。取今本《蔡氏九儒书》续之，所收仍为先天图之变化。固知后天《周易》卦序，本非衍符号之变化，从其变化求理。乃以符号象征宇宙间一切事物而从符号之变化以表达其变，卦与卦间符号有无联系。许慎《说文》云：

“昔者庖牺氏之王天下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视鸟兽之文，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；于是始作八卦，以垂宪象。”

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盖在未有文字以前，起前期文字作用之符号。

卦与卦之间之关系，乃作《易》者所欲阐之义理之相互关系，而非符号之自然衍变关系。《序卦传》三说非尚，可起激发之作用。

大概“始画八卦，以垂宪象”者一人。因其思想方法演为六十四卦者又一人；而二者或皆为未有文字以前之事。至作经、彖、象爻辞者又有数人。盖悟入六十四卦之义，而以示字阐释之，阐释之辞皆为解象，解变动不居之象，以求尽卦时之本义。当为已有文字之后，而示法甚简之时。王辅嗣“得为意象，得象意言”实为有用之真谛，而非玄言。就言以求象变，就象变以寻万事万物，不稍执着，亦勿离象变，即所谓“曲成万物而不遗”。是也。

该后天易即《周易》要言有之：一曰明变。谓阳奇耦，反复错综逆顺以至杂卦皆是。“神无方而易无体”。要在达意，不为变二曰取象”，即明其所象征之万事万物。《说卦》及《互无易》《九家易》诸家皆可参考而不宜拘执。义简在健何少耗乎，序简在顺，何少马乎。”尽可就爻例比拟而求象。但须知无象无变则无易，三曰“趋避”，易之妙用，在于趋吉避凶。不为趋避，则无所用易。趋避非玄言。“亢龙有悔”凶也；“见群龙无首吉”非避而何。故六十四卦，几每爻皆言趋避。变即趋避也。

“易之兴也，其于中古乎？其当示示与付之事乎？”时代决定，位、彖、象爻之辞，不能无古文古义。读《易》有时，亦当求之考证。

注之。《易》为明道之书，所明者先王内圣外王之学，前已言之。固然以符号象征也，便于占卦之用，遂行于卜筮之书。而《易》之明变“取象”“趋避”之法，亦颇卜筮以传，疑春秋之世，知其法尚多。故《左传》书占《易》之辞，无一与今《易》相同。后人尚各得古人之作，而焦氏《易林》似入俗其全，杨子云拟为《太玄》，司马温公又拟为《清虚》，为模拟，为真知？不敢妄论。近人行唐尚节之先生秉和经《易林》而求《易》，实有卓识。或讥其以后求古非真，如《易》者之言也。

以上云云为赵康所偶闻，向有引伸。先贞观先生之言则治《易》五十年之会心及太谷学派言心传所述。先生不敢自信，故名其书曰《姑妄言之》。今补缀所成，益不敢自信，固矣。然自思想史之角度言之，有此一思想体系，亦为客观之存在。一家之言耶？一得之遇耶？一念之妄耶？知我罪我，其惟君子，至具体变化之迹之方，宜于卦爻中求之。

1982.7.21 刘蕙孙序

# 周易曲成

## 凡例

- 一、本书系以贞观先生著《姑妄言之》遗稿十五卦续成，改用今名。
- 二、为便于区别遗稿与续文，习录遗稿按原例作：《说乾》《说坤》以至《说中孚》等，续文则只列卦名，不加说字。
- 三、关于遗稿的按语，皆低一格，并加“谨按”字样。
- 四、《姑妄言之》自序已全文引于《前言》之首，不复再录。
- 五、为读者取象参考，将《说卦》《孟氏易》及《九家易》取象汇为一表附后。
- 六、《周易》经彖，爻象之文相同者，均有相互关系。近人周善培兄在《周易杂卦疏证》始发其秘而实不仅杂卦。今别为《周易同样录》附后，以供参考。

# 发 端

学《易》五十年，谓全无所得，欺人也。谓真有所得，亦欺人也。何以言之？则吾语多与人异。谓无所得者，能如是耶？不能也。《易》有聖人之道曰：天道吾知系于阴阳。阴阳乾坤也。乾坤用于坎离，坎离日月。过此以往，吾不知也。地道吾知乾坤身命，坎离魂魄；过此以往，吾不知也。人道吾知震刑巽命，离礼坎乐，过此以往，吾不知也。木道吾知坎玄离黄，震目巽耳；过此以往，吾不知也。知之不全，则不全用。不能用焉能为有得。是吾学易五十年，谓有所得者，实无所得耳。若然？又何言？则积习之难除也。《诗》云：“伐木丁丁，鸟鳴嘤嘤，求其友声”也。且自秦、汉以来，二、三千年向言《易》者，誉之固皆一家之言，非之则又孰非妄语。是则，吾亦姑妄言之云尔。以吾为是者，不妨姑妄听之，自及其身求证。则吾之妄言或亦有不妄者在。吾言虽妄不妄矣。吾学《易》五十年无所得而有所得矣。因以此意，著之于首，以为发端云。

# 周易曲成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|
| 一、引言       | <1>  |
| 二、凡例       | <12> |
| 三、《姑妄言之》发端 | <13> |
| 四、六十四卦曲成   |      |
| (1) 说乾     | 1    |
| (2) 说坤     | 27   |
| (3) 说屯     | 41   |
| (4) 说蒙     | 51   |
| (5) 说需     | 65   |
| (6) 说讼     | 77   |
| (7) 师      | 87   |
| (8) 比      | 94   |
| (9) 小畜     | 100  |
| (10) 履     | 106  |
| (11) 泰     | 112  |
| (12) 否     | 119  |
| (13) 说同人   | 125  |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(14) 大有  | 135 |
| (15) 谦   | 141 |
| (16) 豫   | 147 |
| (17) 随   | 152 |
| (18) 盈   | 157 |
| (19) 燥   | 163 |
| (20) 说观  | 169 |
| (21) 喜噓  | 181 |
| (22) 质   | 187 |
| (23) 利   | 194 |
| (24) 复   | 200 |
| (25) 无妄  | 207 |
| (26) 大畜  | 213 |
| (27) 颐   | 219 |
| (28) 大过  | 225 |
| (29) 说習坎 | 232 |
| (30) 离   | 247 |
| (31) 咸   | 253 |
| (32) 恒   | 260 |
| (33) 遵   | 266 |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(34) 大壯 | 272 |
| (35) 普  | 278 |
| (36) 明夷 | 284 |
| (37) 家人 | 291 |
| (38) 睽  | 297 |
| (39) 塞  | 304 |
| (40) 解  | 310 |
| (41) 损  | 316 |
| (42) 益  | 322 |
| (43) 夬  | 328 |
| (44) 姤  | 335 |
| (45) 萃  | 341 |
| (46) 升  | 348 |
| (47) 困  | 353 |
| (48) 并  | 360 |
| (49) 革  | 367 |
| (50) 鼎  | 374 |
| (51) 震  | 380 |
| (52) 说艮 | 386 |
| (53) 漸  | 399 |